

青岛篆刻家苏白和上海篆刻家刘一闻有师生之谊。从1971年至1983年苏白给刘一闻的信札,是他

们之间的友情录,也是苏白的心灵史。我觉得这些信札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是它贯彻始终所表现出来的苏白那种人品和艺术品相统一的优秀品质,那种以美好人性为基因的文化人格。

待人以诚,肝胆照人,是苏白先生最为打动人心之处。苏白曾说:“人,就是以心换心,待人以诚,这样才能换取别人的信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刘一闻就称赞说:“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苏白这种好品质,表现在教导学生上就是诚以求实,姑举一例:“看了你的近作有如下意见:‘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一次的印有点太规矩,我认为这次的好些,笔力的轻重和伸展安排得当,有笔意,也表现出感情的喜悦明快,使人觉得有节奏感。此印除‘北’字外,其他字都还好,但‘北’字末笔太沉重,且和‘爱’字的末一笔雷同,显得板滞不自然,让人看了觉得有做作气。‘古为今用’一印章法还好,刀笔稍显细弱,但仍比‘厚今薄古’耐看,正如你自己说像哪家路子,我说不上来。‘古’占中线,‘薄’字有根据吗?‘厚’出自何处?边跋是学哪家的?我认为还是要多看古今印谱和名家名作。”你看这里有褒有贬,有肯定有否定,剔骨抉髓,精细入微。真可谓“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像这样的的评点文字,在信函中比比皆是,就像智珠一样闪闪发光。

苏白指导学生辈的眼光,不仅顾及当前,更瞻望长远。他一再说:“如果只求技法长进,成就也就有限了。”“刻印技法固然重要,但首先要

苏白与刘一闻的师生之谊

吴欢章

有其他方面的广泛修养,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才是所谓‘功力’。”他教导学生要“虚心善学,取长补短”;要“继承传统,择善而从”;要转益多师,敢闯新路,“创造出具有个性语言的作品来”。

尊师重道,文人相亲,一派君子之风。在苏白身上,看不到“文人相轻”传统恶习的丝毫踪影。他师从篆刻大家邓散木先生,备极尊崇,邓老离世后,他到处苦心搜求先师的印拓及遗著,虚心学习。他对于艺坛前辈,如谢稚柳、陈佩秋、钱君匋、方去疾等,也极为尊敬,喜爱他们的作品,学习他们的长处。至于同辈艺友,如赵冷月、任政等,他也是互学互鉴。甚至对年轻后辈,他也是虚怀若谷,择优而学,譬如他谈到青年雕刻家吴子健说:“志健同志虽年轻,但刻印很好,寄来两印很可观,望见到他多讨些印拓来,以便互相观摩学习,又可使我接受点新东西。”苏白在教导学生时,也是反复强调:“老前辈造诣高,各有独到之处,虚心领悟可以速进”,“我非常赞成你和同道师友多接触,虚心向大家学习,这样进步一定更快些”。至于如何向别人学习,他也恳切地强调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须去除成见,克服自身的不足,方能发现别人的优长之处。如他对之说:“你说你对来先生的作品欣赏不了,这是因年龄、阅历及‘门户(门派)’之见的关系,所以暂时不能欣赏得了的,但日久年深就会慢慢领悟的。”二是须从艺术多样化的角度去观察和肯定别人的艺术独到之处,他指出:“凡是成名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的大家就有片面

性,人们之所以喜欢他的风格和艺术创见,就是偏爱他的这些所谓片面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规律性认识。

苏白留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去俗趋雅,艺求高远,奋斗不息。应该说,写这些信时,他已是一位篆刻名家,但他却时存在危机感。他一再说:“我近所作自视有些趋俗,乏典雅之趣,这大概是多投众人所好以致如此状态”,“我的印还是俗的,而且越来越俗了,这也是很苦恼的”。他这里所谓的“俗”,就是缺乏个性,缺乏创见,缺乏新技术,缺乏高境界。所以他这种危机感中,实际上潜藏着革故鼎新的决心和热情。在苏白看来,医俗的方法,就是“面对古人追步前贤,不断增加书本知识”,“眼下必须要打掉旧框框另辟新路径才能免俗”。我们可以看到,苏白在同刘一闻书信往来中,所重的不是生活物资的互助,而是金石资料的交流,他不懈地向历史先贤学习,向艺坛前辈和同辈学习,甚至向学生后辈学习,充满求知的渴望,就像一个奔驰在艺术跑道上的长跑运动员。他学到老,创作到老,永不停息也永无止境。

人品和艺术品相统一,德艺双馨,是艺术家拥有健全的文化人格的重要标志。人品和艺术品相统一的境界,不但是应该追求的,而且是可以达到的,这从艺术界无数德艺双馨的事实或是从苏白这个个例来看,都是铁一般的证明。

刘一闻先生将苏白先生的书信珍藏多年并编印《苏白书信辑存》一书出版,这表明两代艺术名家之间那种心灵的交汇、心灵的默契和心灵的融合,表明德艺双馨的薪火相传以至发扬光大。

在今夏入伏的一场大雨中,我在鸭窝沙生活艺术馆迎来了四位耄耋之年的长者,他们眼窝深陷、身形瘦削、受江风洗礼后的

开始初露江面的沙岛地形,也是岛民口述史里证实的雁鸭集中栖息之地。上岛的先民以樵夫和渔民为主,后来种植桔。

芦苇,诗经里美名兼葭的天然物产,不仅是当时沿海居民房屋的重要建筑材料,也是冬天取暖生火的必需品——芦柴。渔民则不仅是出没江海的

瓜,还有儿时玩伴在滩涂的芦根下翻挖的蟛蜞。

遇上台风季节,鸭窝沙与横沙之间的航槽还能收留来自东海舟山的渔民前来避风。这个避风港的天然掩护条件,造就了以它命名的航槽。“中国航标第一人”李汶在第十二届国际航标协会会议中介绍了上海港在门口、重要转

向点及狭窄的鸭窝沙航槽分别设置了雷达应答器和雷达指向标,保障了在不良视

距条件下船舶在长达40多海里的复杂航道安全航行的情况。如今鸭窝沙还出现在沿海公共锚地建设地图中——鸭窝沙候潮锚地,是护航的专用锚地。老人们戏称这也是鸭窝沙原住民们热情待人且助人为乐的品质来源。

2002年,由于水深16米的长江南道岸线易于停泊和运输,振华港机正式进驻长兴岛,开启了海洋装备的时代,随即岸线上又先后迎来江南造船、中远海运、沪东中华。面向东海的堤坝旁分别将造船、修船、航船、停船的整个链条完整地扣在一起。

当年的鸭窝沙,现在的长兴岛。从迁徙而过的候鸟,临水而居的留鸟,垦滩造地的先民,乘风破浪的渔民,再到安居乐业的岛民,航海装备的提供者,渔港锚地的守望者,让四位老人的微笑里透出自豪。末了,四位老人将自己写就、编辑并自费出版的“崛起的长兴岛”“笔墨长兴”“多彩的长兴岛”丛书赠给我,手上捧过的仿佛是长江绵延6300公里的高密度江沙。伴随这厚重的还有迁徙自长江流域至此的移民情感,能在暮年依旧饱含这孩童般对童年的眷恋,对父辈在蛮荒中拓取饱足生活的钦佩,对满腔乡愁后继有人的宽慰。

如今,每天的鸭窝沙生活艺术馆都在见证一代人的乡愿,一处沙的传说,一个窝的温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的“两万户”,为上海市民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城市风貌与印迹。

同时,一座原汁原味再现当年“两万户”生活场景的展馆即将

落成,成为城市网红打卡

新地标。

蝶变归来

刘翔

建于上世纪50年代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的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而怀有复杂的感念。

“两万户”是在1953

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决定建造2万套住房。这种住宅是2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前部是2层,后部是1层披屋。1室至5室在底楼,6室至10室在2楼。煤卫5家合用,厨房、厕所均在1楼。“两万户”建完后,我家便搬了进去。我家的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5平方米的单间,增加到了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层次也从1楼上升到了2楼,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而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房间铺设了木地板,家里人多房小,我经常是打地铺睡觉,能睡在偌大的“地板床”上,这种幸福感,绝对不是一点点了。

“两万户”是上海人

一种独特的居住生态模



女起解 (中国画) 刁雅琳

式。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改造的发展,“两万户”逐渐濒临“绝迹”,长白一村228街坊的那12幢“两万户”成了“孤本”。究竟是予以拆除还是保留,成了哈姆雷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庆幸的是,在市民和专家的呼吁下,有关部门决定,上海市最后成片的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两万户”住宅不再拆除,将予以整体性保留。如今,蝶变归来

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

“你们看,这是我三十年前拍摄的一组黑白胶片……”我抬起头,午休时的陆老师正向我们展示自己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照片。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拍摄这个黑白胶片系列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摄影技术,锻炼自己的“眼力”。那时候一个星期才休息一天,他依然凌晨就赶去茶馆提前将设备和画面构架好,只为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有时一坐就是一上午。那时候胶卷的

售价不菲,但对于陆老师来说,热爱是不会因为这些而降温的,追求着自己喜欢的一切,是一件很幸福、很热烈的事情。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张河道风景的照片,只见河面如镜,远处起了雾,好似一层轻柔的纱。那一刻我仿佛就在那条正在行驶的小船上,小船激起层

层涟漪,向两岸悠悠地荡漾开去。我扭头看着两岸缓缓倒退的深褐色木板的老房子,像一幅色调暗沉的画,浓郁的水乡景色尽收眼底。这组照片中有的老人用混沌的眼神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有的老人从半掩的古老木门中向外张望,一帧一画尽显岁月的痕迹。

岁月的河流悄悄流淌,镜头也记录着时光的印记。陆老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用相机、用技艺、用热忱记录着。

快要沉落的夕阳,将天空映照得绯红,我们追随晚霞踏上了回程的路途。回去的路上陆老师已经将照片导入到手机中,复盘今天所拍摄的内容以及整理处理一些照片。我也默默放下了手机,细嚼这场特别的南京之旅。

十日谈

地下本无路

责编:郭影

游扬州,去了何园。何园规模不大,但它是“晚清第一园”,乃清朝官员何芷舠在原来的双槐园基础上扩建而成。园分东西两部分,有游廊连接。楠木船厅很值得观赏,船厅廊西门额刻有“寄啸山庄”四字,故何园又名寄啸山庄。难得的是这些均为原物。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保留着“何氏宗祠”,祠堂内的墙壁上,悬挂着楷书的何氏家训家规,极为严格详尽。认真默读,令人肃然起敬。一个家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且均德才兼备,这和严而有格的家风家规有密切关系。何园之行,受益匪浅。

此次扬州行,我特别想说说欧阳修祠。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常在平山堂饮酒、赏景、作诗,留下不少描写平山堂景色的诗文。后人在谷林堂后建造了欧阳修祠,以资景仰。祠内正中有欧阳修石刻画像,端庄慈祥,形神俱备。在那个特殊年代,当地人民用机智巧妙的方法,妥善地保护了它,迄今完好无损。扬州人民对文物的珍视,对前贤的尊重和真挚情感,令人感佩。祠前的欧公柳,枝叶茂盛,生机盎然。我在欧公柳边席地而坐,摄影留念。此刻不禁想起他的《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多么深情,多么豪放。

清晨。花开。鸟鸣。城市已经苏醒。从小到大来过好多次南京,但这次是我第一次以出差的由头跟随陆老师一行人来考察公司的标杆项目。陆老师是上海隧道“王牌”摄影师。他1984年进入上海隧道,1999年因热爱摄影从工程一线转到企业宣传部门,从事摄影摄像,一待便是24年。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下楼与大伙碰头。陆老师过五十岁了,看起来不像,气色非常好。他在工作时会戴上一副方形的黑边眼镜,透过镜片能看到陆老师的眼睛,眼眸明亮,透着和善与精神。与人说话时,他的眼神总带着真诚认真地看着对方,让人觉得是个极好的倾听者。他身着衬衫配了一件蓝色格子外套,衬衫干练地系进裤子,我心里调侃自己一个90后的精气神还不如陆老师好哩。

到达工地后,陆老师仔细观察着接收井的结构和细节,记录着每处材料的

堆放和每道焊接的接缝,将他头脑中提

前对照片的构图及需要拍摄的地点一

一交代给我。

“陆老师,我来帮您背这个包吧。”

“没事,这个包很重我自己来吧。”

随后陆老师将装满摄影设备的包

背在肩上,转身投入到拍摄工作中。摄

影包压迫着他的双肩,他犹如一棵葱茏

的树木,默默地承担着岁月的重量。拍完

井下的工作内容,陆

老师主动提出要单独

到其他地方取景。再

见面已经是半小时后,汗水铺在额头

上,肩带连带着摄影包的重量印进他的

肉里,留下的痕迹像是他职业的烙印。

陆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个对摄影精益求精的人,用镜头诠释了自己对工作的敬业

和坚持。摄影不仅仅是他的工作,更是

他平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

有了爱好,便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之外,

镜头后的人生

姜雨嫣

售价不菲,但对于陆老师来说,热爱是不会因为这些而降温的,追求着自己喜欢的一切,是一件很幸福、很热烈的事情。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张河道风景的照片,只见河面如镜,远处起了雾,好似一层轻柔的纱。那一刻我仿佛就在那条正在行驶的小船上,小船激起层

19岁的倪子明,进入与其同龄的隧道公司,由此开启了同行成长的旅程。